

# 安康汉滨区方言的体貌系统

杨 静

(安康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 安康方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汉滨区作为安康地区的行政中心, 其方言更是吸纳了周边方言的特点, 汉滨区方言也因此而有着丰富的体貌助词和体貌表达格式。

**关键词:** 安康汉滨区; 方言; 体貌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024X (2009) 02 - 0010 - 04

汉语动词有“体貌”范畴已是语法学界的共识, 对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汉语语法的特点。汉滨区作为安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与周边各县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加之来自各县的定居于汉滨区的人口近些年来迅速增长, 境内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等方言特有的表达方式, 也大量融入汉滨区方言, 汉滨区方言的体貌格式由此呈现出丰富多彩、南北交融的特色。

## 一、汉滨区方言的“体”

### (一) 完成体

完成体的意义比较宽泛, 有的表动作、状态、事件成为“现实”, 有的表状态发生了变化<sup>[1]</sup>。汉滨区方言完成体的体貌助词主要有“了”和“下”。

#### 1. 了 [lǎo]

“了”放在动词、形容词后或动宾之间, 用于叙述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完整事件。汉滨区方言完整保留了“了”谓语句——结果补语——完全虚化为体标记的各个过程。用作谓语句的“了”[liǎu<sup>53</sup>], 读音与完成体标记“了”不同, 义为“完结”、“了结”, 在句中充当谓语。如: 事情还没了呢, 你就想走人? “了”还可在否定句中充当结果补语, 表“完、完了”意, 读音与用作谓语的“了”相同。如: 这么多饭, 我咋吃得了! 安康方言用“了”表示完成体, 主要有以下几种格式:

(1) V 了: “了”, 既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 又表示新情况已经发生或实现, 其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2</sub>”, 即体助词兼语气词。如: 太阳出来了, 地干干了。

(2) V 了 + O: 这种格式普通话也有, 但汉滨区方言与普通话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 普通话的“V 了 + O”的格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 宾语中有数量成分; 2) 有后续动词短语或分句; 3) 动词前面有状语;

4) 句末有语气词<sup>[2]</sup>。汉滨区方言也是这样。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 普通话双宾句的格式是“V 了 + O<sub>1</sub> + O<sub>2</sub>”。汉滨区方言的双宾句有两种格式, 一种与普通话相同, 另一种是“V + O<sub>1</sub> 了 + O<sub>2</sub>”, 即把“了”放在直接宾语之后, 如: 镇坪个伙计送我了一口袋洋芋。第二, 普通话有些动宾结构中间不能插入“了”的, 汉滨区方言可以加“了”构成“V 了 + O”的格式。如: 盖房的事情等娃子明年个毕了业再说!

(3) V + O 了: 普通话表完成的“了<sub>1</sub>”, 如果句中有宾语, “了”总在宾语前, 汉滨区方言的“了”可以在宾语后并置于句末, 具有“了<sub>1+2</sub>”的功能, 句中的动词往往要重读以强调动作的完成。如: 老师说批评他了。

#### 2. 下 [xa<sup>1</sup>]

动词后用补语“下”表示动作已完成, 结果已出现, 是由趋向动词表结果的用法逐步语法化为体助词的。

“下”作结果补语时的表义还很实在, 也能构成“V + 不 + 下 + O”可能式和“V + 下 + O + 不”式的反复问句, 可见“下”还不是体貌标记。如:

A 组 收下了 住下了 下下了

“下”有时也能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 但其表结果的意味还较浓。由于自身语义特点的限制, “下”的前面大多是非持续动词。如下列动宾短语:

B<sub>1</sub> 组 做下饭了 找下婆家了

B<sub>2</sub> 组 落下病了 说下媳妇儿了 惹下麻烦<sub>麻烦</sub>了

上述短语中的动词少数为持续动词 (B<sub>1</sub> 组), 多数是非持续动词 (B<sub>2</sub> 组)。“下”表示事件的结果已经出现, 虽然大多已可以用“了”替换, 但仍然能够用“V + 不 + 下 + O”构成可能式, 用“V + 下 + O + 不”表示反复问, 可见还没有完全语法化为纯粹的体助词, 而是介于补语和体貌助词之间。再如:

C<sub>1</sub> 组 答应下了 承认下了 得罪下了

收稿日期: 2008 - 12 - 24

基金项目: 安康学院科研项目 (2007AKXY017)

作者简介: 杨静 (1975 - ), 女, 陕西安康人, 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C<sub>2</sub> 组 着 [pfɔ<sup>35</sup>]<sub>生</sub> 下气了 起下心了 动了坏念头了  
害下人了

两组中动词的意义更加宽泛，可不带宾语（C<sub>1</sub> 组），也可带宾语（C<sub>2</sub> 组）。“下”可用“了”代替，不能构成“V+不+下+O”的可能式和“V+下+O+不”的反复问格式，“下”已经是地道的体助词了。

“下”出现在形容词后，就是更为典型的体标记。从表义来看，“A+下”关注的是现在与过去的比较，表示事物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主要是其程度发生了变化。如：D 组 好下了 烂下了 冷下了

从 A 组到 D 组，清晰地显示出“下”在汉滨区方言中由结果补语逐步语法化为纯粹的完成体标记的全过程。与“下”相比，“了”的虚化更彻底、用法更广泛。

## （二）进行体

汉滨区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有“在 [tse<sup>1</sup>]”、“着 [tɕ<sup>1</sup>]”、“着在 [tɕ<sup>2</sup> tse<sup>1</sup>]”、“在的 [tse<sup>2</sup> ti<sup>1</sup>]”、“着的 [tɕ<sup>2</sup> ti<sup>1</sup>]”、“到的 [tɕ<sup>2</sup> ti<sup>1</sup>]”、“到在 [tɕ<sup>2</sup> tse<sup>1</sup>]”、“呢 [ni<sup>1</sup>]”等。可构成以下格式：

### 1. V + (O) + 在/着/着在/到在/在的/着的/到的

体助词“在”，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可以单独出现在光杆动词或动宾短语后，构成“V + (O) + 在”的结构，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我看电视在。

与“在”表义和使用情况相同的还有体助词“着”。普通话也用“着”附着在动词后表示进行体意义，但“着”后总要跟上语气词“呢”，如“我忙着呢”。汉滨区方言的“着”后可加也可不加“呢 [ni<sup>1</sup>]”，不加“呢”时仅表示正在进行某动作，加“呢”句意就具有了强调兼排他性，即强调现在正在进行某动作而不能实现其他动作。比较：你妈在做啥？——我妈炒菜着。| 我妈炒菜着呢，你先等一下。

汉滨区方言还可将“着”“在”合用为“着在”表进行体，与“着在”表义相同的还有“到在”，二者的表义与单独使用的“着”“在”相同，但使用频率不高，多用于不带宾语的单音节动词后使音节协调，如：我吃着在！| 他忙到在。

在“在”、“着”的后面附上语气词“的”就构成了“在的”、“着的”，与它们表义相同的还有“到的”，但三者表述句意时都明显强调了现在正在进行某动作而不能实现其他动作。可见汉滨区方言在表进行体时，如果体貌标记后有语气词“呢”、“的”，均有强调动作正在进行而排他的意义。

这种结构前也可加上时间副词“在”、“正”来共同表达进行义，但为避免繁琐一般不使用“正在”。如：剪子我正用到的。

由此可清晰地看到“在”的表义由实到虚、由空间概念向时体概念逐步演化的过程。也形成了汉滨区方言较为特殊的由表实在的“在”和表虚化的“在”共存并用的现象：外嵌外面在下雨在。

## 2. V + O + 呢 [ni<sup>1</sup>]

语气词“呢”紧跟在动宾结构后也可以表示进行体意义。“呢”可以在句中独立承担进行体意义的表达。如：说你呢你就进门了。但这种表达方式动词后必须带宾语。

## 3. V 到 V 到 [tɕ<sup>1</sup>]、V 的 V 的 [ti<sup>1</sup>]

用动词的句法重叠表示进行体意义。“到”、“的”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常见的句式是“V 到 V 到/V 的 V 的 + 就/又/要……”，句子的前半部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后半部表示动作行为在进行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如：唱的唱的就跑调了。V 也可以是双音节，如：我注意到注意到还是说错了。

如果“V 到 V 到”是在句中做状语，就不再表动作的正在进行，而是表动作的方式，如：她跳到跳到噎人骂人。“V 的 V 的”没有作状语的用法。

## （三）持续体

汉滨区方言的持续体标记比较丰富，句式结构也较为复杂，很有特色。

### 1. V 到 [tɕ<sup>1</sup>]

“到”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某个动作或某种状态的持续。其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根据状态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S（处所词）+ V 到 + 数量短语 + O：表示某处有某人或某物处于某种状态，是一种存在状态句。如：路边躺到个要饭的。

（2）S（施）+ 把 + O（受）+ V 到：表示对某人或某物进行处置，使之处于某种静止状态，是一种处置状态句。一般用于祈使句当中。如：你把娃子抱到。

（3）“到”放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状态的延续，且这种性状常常是消极的。动词前还可加上“尽”等副词，含有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意味，是任由状态句。如：帽子歪到，身子斜到，你看你像个啥？| 门尽它开到！

（4）V 到 + O + 着/在：句尾的“着”、“在”同样是表持续的体貌助词。如：他戴到耳机着，听不到你说啥子！| 墙上挂到挂历在，自己不会看？

（5）V<sub>1</sub> 到/的 + O + V<sub>2</sub>：在上面（4）式的基础上构成连谓句，就是（5）式。V<sub>1</sub> 是一种持续的动作状态，而且是伴随 V<sub>2</sub> 出现的。如：睁到眼睛说瞎话！| 赶紧跑！他掂的菜刀 提着菜刀 冲过来了！“V 的”和“V 到”相比，在表义上突出强调了宾语。

## 2. V 起 [tɕ<sup>1</sup> i<sup>1</sup>]

体貌助词“起”，相当于普通话的“着”，用于动词后表示动作呈现静止状态或动作行为结束后事物的存在状态。谓语动词限于表示持续性动作的单音节动词，后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如：说伢人家 伢还二郎腿翘起，眼睛眯起，我看到都是气！

## （四）经历体

经历体表示曾经经历过某种动作行为或阅历过某种事件,汉滨区方言的经历体标记主要有“过”和“了”。

### 1. 过 [kuo<sup>1</sup>]

体貌助词“过”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某个事件或动作一度存在或发生,但在参考时刻以前,事情或动作已经终止。这种用法与普通话相同,构成的句子格式为“S+V 过+(O)+(的)”。“V 过”后可以带宾语,也可不带,句末也可加上表肯定的语气词“的”,动词前也可以有表过去时的时间状语。如:我先前吃过这家馆子的,难吃得要死!

### 2. 了 [lə<sup>1</sup>]

汉滨区方言中“了”既能表示完成体,也能表示经历体。与完成体不同的是,只有自主动词附上体标记“了”才可能构成经历体。汉滨区方言用“了”表经历体意义,主要使用“V 了+的”的结构。句末必须用语气词“的 [ti<sup>1</sup>]”,表示对曾经经历过的动作行为的一种强调和肯定,语气较为和缓。如:饺子我尝了的,还没熟!有时“了”和“的”之间还可以插入动词的宾语或补语,补语只能是数量补语。如:娃子交了学费的,你们为啥不给发书? | 我问了几遍的,不得错!

### (五) 起始体

#### 1. V 起来 [tɕ<sup>h</sup>i<sup>2</sup>le<sup>1</sup>]

“起来”表起始体意义的用法是由表趋向的用法虚化而来的。汉滨区方言将“起来”附着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达动作行为或某种状态变化的起始,这种格式在形式、意义、功能上都与普通话的“V+起来”基本一致。如:越说你越给能厉害起来了!在“起”与“来”之间还可插入宾语,如:兀人变起脸来快得很!

#### 2. 介宾结构+V 起 [tɕ<sup>h</sup>i<sup>3</sup>]

体标记“起”也由表动作趋向的用法虚化而来。这种格式义为“从……开始 V”。如:他们团年饭三点钟就吃起,到现在还在吃。

#### 3. V 开了 [k<sup>h</sup>ai<sup>2</sup>lə<sup>1</sup>]

这种格式广泛运用于汉滨区方言,但动词往往限于“说”“唱”“跳”“打”等表具体动作的动词。“开了”是起始体标记。如:两个人几句话没说对就打开了!

### (六) 将然体

将然体指某动作行为或某种状态将要开始但尚未开始。汉滨区方言除了和普通话一样可借助动词“要”和副词“快”“就”等词汇手段来表达将然体意义之外,还可下列方法表示:

#### 1. 借用一些语气词作为体标记

如“恰 [tɕ<sup>h</sup>ia<sup>1</sup>]、了 [liɔ<sup>55</sup>]、得 [tei<sup>21</sup>] 恰、得了 [tei<sup>21</sup>lə<sup>1</sup>]”等,构成“V+恰/了/得恰/得了”句式,表动作或状态将要开始,其中“恰”的使用频率最高。在动词前也可加上“要、快、就”等作状语,进一步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即将发生。如:下雨恰你还不赶紧走! | 人来了,我都听到汽车声了。 | 包子快熟得恰,你吃几

个再走。 | 人都要死得了,你们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 2. 借助特定句法结构来表示将然体貌

主要有以下两种:

(1) 要 V 不 V: 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或状态即将开始但又没有开始,或不会开始,实际上表示动作行为的犹豫、迟疑或某种中间状态。只能由单音节动词构成。如:你要说不说的啥意思嘛?

(2) 想 V 想 V: 表示欲进行某种动作行为的状态,程度较“要 V 不 V”弱,含有“欲试欲行、有点犹豫”等意思,一般是用作复句里的前一个分句,表示将要做什么,而后面的分句表示动作最终没有得以实现。V 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动宾结构。如:想说说呢,想想还是算了。

### (七) 已然体

已然体表示事件已经发生。汉滨区方言用“了”表已然体意义,与普通话“了<sub>2</sub>”意义相当。主要格式有:

#### 1. V+O/C+了 [lə<sup>1</sup>]

动词带宾语时,完成体标记“了”(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1</sub>”)和已然体标记“了”(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可以在句中共现,如:我吃了饭了。带补语则要区别对待:当补语是动词、趋向动词或形容词时,两种不同的体标记“了”不能在句中同时出现;补语为动量补语时,两种“了”可在句中同现。如:我看了三遍了!

#### 2. V 了的了

在 V 后面将三个虚词依次叠加,“V 了”是完成,“了”是“了<sub>1</sub>”,“V 了的”是肯定已经完成,“V 了的了”是肯定“V 了的”这种状态已经发生了,末尾的“了”是“了<sub>2</sub>”。三个虚词的表义功能都体现了出来。如:我看了的了,人没在。

### (八) 先行体

先行体表示一个行为、事件的发生,须以另一行为、事件作为先决条件,或在另一行为、事件完成之后。句法上就有 a、b 两句,对于 a 句而言, b 句表示的是先行意义。

汉滨区方言用句法形式“V+了+着”表先行体意义。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加上完成体助词“了”,再加上先行体助词“着 [tɕ<sup>h</sup>ɿ<sup>1</sup>]”,义为“等某个动作或某种状态完成以后”,表示这一动作或状态的先行体貌义。如:先要急摘,等果子熟了着。

## 二、汉滨区方言的“貌”

### (一) 短时貌

短时貌表示动作进行或变化所经历的时间相对较短,普通话表短时义通过动词的重叠来体现。汉滨区方言表短时不用动词重叠式,而是在动词后加上表动量或时量的词“一下”“一下子”,或在动词前加“一”“两”“几”等数词来表达动作的动量很少或时值很短。常见结构有:

## 1. 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

“下”均读作 [xa<sup>1</sup>]。表意相当于普通话的“VV”和“V—V”，首要表达的语法意义是“动量少”或“时量短”，有时更进一步虚化为“尝试”义。需要指出的是，它们表示动量少或时量短的意义十分模糊，在具体的短语、句子中，有时很难确认它到底是指用力小还是幅度小或是其他什么意思，如“把脚抬下|帮我提一下|你让一下”等。这种结构中的动词后如果带宾语，宾语的位置必须在“一下”后。可见“一下”、“一下子”等动量词的表义在这里已经很虚、很宽泛了，已经发展成为抽象程度很高的体貌标记。

## 2. —V

“—V”表示瞬间的动作，在时间上几乎没有持续量，是典型的短时体，表示动作在始发点上的迅速实现。“—V”前还可以加上介宾结构作状语，表示动作的方式，如：兀<sub>那</sub>女人往地上一坐，就开始耍<sub>耍</sub>耍<sub>耍</sub>。

## 3. 两V|几V|V两V|V几V

“两”、“几”跟“—”一样可以修饰动词，“两”和“几”的意思相同，都是虚指。与“—V”不同的是，“—V”只表示动作的短时貌，甚至是瞬间发生，而“两V”和“几V”除了表示短时外，还有兼表动作频率的含义。如：一阵把你兀<sub>那</sub>点儿饭几刨爪 [pɔ<sup>35</sup>tɕʰɿ<sup>1</sup>] 吃了！|他两摆置就把板凳修好了。在“两V”、“几V”的基础上又产生了“V两V”和“V几V”的格式，除了表示短时、少量的意义外，还有随意的意味。

## 4. 两V两V|几V几V

这两种格式可以看作是上面的“两V”、“几V”的重叠式，表义上更加强调短时义和动作的频率较快，常表示动作行为的迅速和灵巧。如：出租车在街上两拐两拐就到了。“两V两V”和“几V几V”一般不单独作谓语，大都有后续部分“就……”，表示前面动作行为形成某种结果。

## (二) 尝试貌

## 1. 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

汉滨区方言的短时貌和尝试貌意义常相通，“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既能表示短时貌，又能表尝试貌，特别当V是具有尝试、比量等语义的动词时，尝试的意味就更为明显。如：让他给你量下子体温，看烧不烧。

2. 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 + 看 [k<sup>h</sup>an<sup>55</sup>]

安康方言还常在“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式的句

末加上“看”来表示尝试义，“看”是表尝试貌的明显标记。如：你来搬一下看，重得啥样的！值得注意的是，“看”虽然是尝试貌的标记，但上述格式却未必都有尝试义。正如一些语法学家所说，尝试貌和短时貌有时不易区分，而短时貌又可表示委婉语气，所以“V 一下/一下子/下/下子 + 看”这类格式有时仅仅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避免语气过于直接和生硬，与尝试义基本无关。如：你想下看，我哪儿对不起你？

## (三) 反复貌

反复貌表示同一动作的重复发生或同一现象的重复出现。汉滨区方言主要借助动词重叠式来表达反复貌：

## 1. VV 的

汉滨区方言“VV 的”在说时第一个“V”的时值明显较长，我们认为它实为“V 啊 V 的”，说时因快速连读使“啊”弱化，变成了“VV 的”。用以表示动作多次重复并带有连续性。“V”一般是单音节动词。如：他一天到黑在这儿晃晃的。

## 2. V 来 V 去

用动词在句法上的重叠表示“反复地V”。如：这娃子拿根棍子舞来舞去的，看到吓人子！

3. V<sub>1</sub>V<sub>1</sub>V<sub>2</sub>V<sub>2</sub>

表示动作行为经常发生且实施频率较高。如：原先过年就是吃吃喝喝，现在不稀罕这些了。这种格式对动词有着严格限制，能以“V<sub>1</sub>V<sub>1</sub>V<sub>2</sub>V<sub>2</sub>”式重叠的动词只能是并列式的复合词，如“修补”、“浇灌”等，也可以是动词性的并列短语，如“说笑”、“洗刷”等。

4. V 了又 V | V<sub>1</sub> 了 (又) V<sub>2</sub>, V<sub>2</sub> 了 (又) V<sub>1</sub>

“V”可以是单音节动词，也可以是双音节动词。如：我想了又想，这个差事揽不得。在“V 了又 V”格式的基础上，又衍生出“V<sub>1</sub> 了 (又) V<sub>2</sub>, V<sub>2</sub> 了 (又) V<sub>1</sub>”式，如：她成天吃了睡、睡了吃，咋会不胖？

汉滨区方言作为安康地区的强势方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安康境内的其他方言相比，它广泛吸收其他方言的体貌格式，呈现出其中原官话特色突出而又兼容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特色的语言风格。

## 参考文献：

- [1]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 邢向东. 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The Aspect System of Dialects in Hanbin District in Ankang

YANG Jing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Dialects in Ankang are full of complexities and varieties. Hanbin District is the centre of administration in Ankang area. Its dialects has been absor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rounding dialect more and more. Because of this, the aspect system of Dialects in Hanbin District is rich in auxiliary verb of aspect and expression format.

**Key words:** Hanbin district in Ankang; dialects; aspect